

舊五代史

宋 薛居正 等撰

舊五代史

第 二 冊
卷二五至卷四八（唐書）

中 華 書 局

舊五代史卷二十五

唐書一

武皇紀上

太祖武皇帝，諱克用，本姓朱耶氏，其先隴右金城人也。始祖拔野，唐貞觀中爲墨離軍使，墨離，原本作「墨維」，今從新、舊唐書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從太宗討高麗、薛延陀有功，爲金方道副都護，因家於瓜州。太宗平薛延陀諸部，於安西、北庭置都護屬之，分同羅、僕骨之人，置沙陀都督府。蓋北庭有磧曰沙陀，故因以爲名焉。永徽中，以拔野爲都督，其後子孫五世相承。曾祖盡忠，貞元中，繼爲沙陀府都督。既而爲吐蕃所陷，乃舉其族七千帳徙於甘州。盡忠尋率部衆三萬東奔，俄而吐蕃追兵大至，盡忠戰歿。祖執宜，卽盡忠之長子也，收合餘衆，至於靈州，德宗命爲陰山府都督。元和初，入爲金吾將軍，遷蔚州刺史、代北行營招撫使。案新唐書沙陀傳：元和三年，盡忠款靈州塞，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，以執宜爲府兵馬使。朝長安，授特進、金吾

衛將軍。從攻鎮州，進蔚州刺史。破吳元濟，授檢校刑部尚書。長慶初，破賊深州，入朝留宿衛，拜金吾衛將軍。太和
中，授陰山府都督、代北行營招撫使。所載官爵詳略先後，與薛史異。莊宗卽位，追諡爲昭烈皇帝，廟號懿
祖。烈考國昌，本名赤心，唐朔州刺史。咸通中，討龐勛有功，入爲金吾上將軍，賜姓李氏，
名國昌，案：代州有唐故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碑云：公諱國昌，字德興。仍係鄭王房。出爲
振武節度使，尋爲吐渾所襲，退保於神武川。及武皇鎮太原，表爲代北軍節度使。中和三
年薨。案新唐書沙陀傳：光啓三年，國昌卒。與薛史異。考舊唐書僖宗紀，中和三年十月，國昌卒，與薛史同。歐陽史
亦從薛史。莊宗卽位，追諡爲文皇，廟號獻祖〔二〕。

武皇卽獻祖之第三子也。母秦氏，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，生於神武川之新
城。在姪十三月，載誕之際，母艱危者竟夕，族人憂駭，市藥於鴈門，遇神叟告曰：「非巫醫
所及，可馳歸，盡率部人，被甲持旄，擊鉦鼓，擊鉦，原本作「擊釘」，今從冊府元龜所引薛史改正。（影庫本粘
籤）躍馬大噪，環所居三周而止。」族人如其教，果無恙而生。是時，虹光燭室，白氣充庭，井
水暴溢。武皇始言，喜軍中語，齟齬善騎射，與儕類馳騁嬉戲，必出其右。年十三，見雙鳧
翔於空，射之連中，衆皆臣伏。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，祠前井一日沸溢，武皇因持卮酒而奠
曰：「予有尊主濟民之志，無何井溢，故未察其禍福，惟天王若有神奇，可與僕交談。」奠酒未
已，有神人被金甲持戈，有神人被金甲持戈，北夢瑣言作有龍形出于壁間。蓋傳聞之異，今附識于此。（影庫本

粘籤）隱然出於壁間，見者大驚走，唯武皇從容而退，繇是益自負。

獻祖之討龐勛也，武皇年十五，從征，摧鋒陷陣，出諸將之右，軍中目爲「飛虎子」。賊平，獻祖授振武節度使，武皇爲雲中牙將。嘗在雲中，宿於別館，擁妓醉寢，有俠兒持刃欲害武皇，及突入曲室，但見烈火熾赫於帳中，俠兒駭異而退。又嘗與達靺部人角勝，達靺指雙鵬於空曰：「公能一發中否？」武皇卽彎弧發矢，連貫雙鵬，邊人拜伏。及壯，爲雲中守捉使，事防禦使支謨，支謨，原本作「友模」，今從通鑑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與同列晨集解舍，因戲升郡閣，踞謨之座，謨亦不敢詰。

乾符三年，朝廷以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、雲州防禦使。時歲薦饑，文楚稍削軍食，諸軍咸怨。武皇爲雲中防邊督將，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，邊校程懷素（三）、王行審、蓋寓、李存璋、薛鐵山、康君立等，卽擁武皇入雲州，衆且萬人，營於鬪雞臺，城中械文楚出，以應於外。諸將列狀以聞，請授武皇旄鉞，朝廷不允，徵諸道兵以討之。案舊唐書懿宗紀：咸通十三年十二月，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，據雲州，自稱防禦留後。新唐書僖宗紀（三）：乾符五年二月癸酉，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。歐陽史從舊唐書，通鑑從新唐書（四）。薛史作乾符三年，與諸書異。據通鑑考異引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正作乾符三年。趙鳳爲唐宰相，去武皇時不遠，見聞較確，宜可徵信云。

乾符五年，黃巢渡江，其勢滋蔓，天子乃悟其事，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、案：歐陽史作拜

克用爲大同軍防禦使，新唐書作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，通鑑作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，俱與薛史異。檢校工部尙書。

冬，獻祖出師討党項，吐渾赫連鐸乘虛陷振武，舉族爲吐渾所擄。武皇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，雲州守將拒關不納。武皇略蔚、朔之地，得三千人，屯神武川之新城。赫連鐸晝夜攻圍，武皇昆弟三人四面應賊，俄而獻祖自蔚州引軍至，吐渾退走，自是軍勢復振。天子以赫連鐸爲大同軍節度使，仍命進軍以討武皇。

乾符六年春，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，將上黨、太原之師過石嶺關〔五〕，屯於代州，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。獻祖以一軍禦之，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。是冬大雪，弓弩弦折，南軍苦寒，臨戰大敗，奔歸代州，李鈞中流矢而卒。

廣明元年春，天子復命元帥李涿

案：歐陽史作招討使李琢〔六〕，通鑑亦作「琢」，與薛史異。（舊五代史

考異）率兵數萬屯代州。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，朔州刺史高文集與薛葛、安慶等

部將案新唐書作薩葛首領米海萬、安慶〔七〕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

薛葛、安慶，原本作「薛曷、女度」，今考冊府元龜所

引薛史及新唐書、通鑑諸書俱作薛葛、安慶，今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

縛文達送於李涿。六月，李涿引大軍攻

蔚州，獻祖戰不利，乃率其族奔於達靺部。居數月，吐渾赫連鐸密遣人賂達靺以離間獻祖，既而漸生猜阻。武皇知之，每召其豪右射獵於野，或與之百步馳射馬鞭，或以懸針樹葉

爲的，中之如神，由是部人心伏，不敢竊發。俄而黃巢自江、淮北渡，武皇椎牛釃酒，饗其酋首，酒酣，喻之曰：「予父子爲賊臣讒間，報國無由。今聞黃巢北犯江、淮，必爲中原之患。一日天子赦宥，有詔徵兵，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下，是予心也。人生世間，光景幾何，曷能終老沙堆中哉！公等勉之。」達旦知無留意，皆釋然無間。

是歲十一月，黃巢寇潼關，天子令河東監軍陳景思爲代北起軍使，收兵破賊。十二月，黃巢犯長安，僖宗幸蜀，陳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。友金卽武皇之族父也。案通鑑，友金初與高文集並降於李琢，故得與陳景思南赴京師。薛史不載。

中和元年二月，友金軍至絳州，將渡河，刺史瞿正謂陳景思曰：「巢賊方盛，不如且還代北，徐圖利害。」四月，友金旋軍鴈門，瞿正至代州，半月之間，募兵三萬，營於崞縣之西。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，不閑軍法，瞿正、李友金不能制。友金謂景思曰：「興大衆，成大事，當威名素著，則可以伏人。今軍雖數萬，苟無善帥，進亦無功。吾兄李司徒父子，去歲獲罪於國家，今寄北部，雄武之略，爲衆所推。若驃騎急奏召還，代北之人一麾響應，則妖賊不足平也。」景思然之，促奏行在。天子乃以武皇爲鴈門節度使，案新唐書表：中和二年，以河東忻、代二州隸鴈門節度。更大同節度爲鴈門節度，治代州。是中和二年以前，鴈門非鎮名也。據舊唐書：初，赦克用，拜代州刺史，忻代兵馬留後。二年，擢鴈門節度，神策天寧軍鎮遏，忻代觀察使。是克用爲鴈門節度實在二年，薛史疑誤。

仍令以本軍討賊。案新唐書王重榮傳：重榮懼黃巢復振，憂之，與復光計，復光曰：「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，其人忠

不顧難，死義如己，若乞師焉，事蔑不濟。」乃遣使者約連和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

達靼，武皇卽率達靼諸部萬人趨鴈門。五月，整兵二萬，南嚮京師。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

嶺關，武皇乃引軍出他道，至太原城下，會大雨，班師於鴈門。

中和二年八月，獻祖自達靼部率其族歸代州。十月，武皇率忻、代、蔚、朔、達靼之軍三

萬五千騎蔚、朔，原本脫「朔」字，今據冊府元龜所引薛史增入。（影庫本粘籤）赴難於京師。先移檄太原，

鄭從讜拒關不納，武皇以兵擊之，進軍至城下，遣人齎幣馬遺從讜，從讜亦遣人饋武皇貨幣、饗餼、軍器。武皇南去，自陰地趨晉、絳。十二月，武皇至河中。

中和三年正月，晉國公王鐸承制授武皇東北面行營都統。武皇令其弟克修領前鋒五

百騎渡河視賊，黃巢遣將米重威齎重賂及僞詔以賜武皇，武皇納其賂以給諸將，燔其僞詔。

是時，諸道勤王之師雲集京畿，然以賊勢尙熾，未敢爭鋒。及武皇將至，賊帥相謂曰：「鴉兒

軍至，當避其鋒。」武皇以兵自夏陽濟河。二月，營於乾坑店。黃巢大將尙讓、林言、王璠、

趙璋等引軍十五萬屯於梁田陂。梁田陂，舊唐書作良天陂，新唐書及歐陽史俱作良田陂，蓋地名多用對音

字，故諸本不同。惟通鑑從薛史作梁田陂，今仍其舊。（影庫本粘籤）翌日，大軍合戰，自午及晡，巢賊大敗。

是夜，賊衆遁據華州。武皇進軍圍之，巢弟黃勣、黃揆固守。三月，尙讓引大軍赴援，武皇

率兵萬餘逆戰於零口，零口，原本作「陵口」，考新、舊唐書及通鑑俱作零口。胡三省云：零口在京兆昭應縣。今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巢軍大敗，武皇進軍渭橋。翌日，黃揆棄華州而遁。王鐸承制授武皇鴈門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。四月，黃巢燔長安，收其餘衆，東走藍關。武皇進收京師。七月，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左僕射、河東節度使。案舊唐書僖宗紀：五月，制以鴈門以北行營節度、忻代蔚朔等州觀察處置等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代州刺史、上柱國、食邑七百戶李克用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兼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充河東節度、管內觀察處置等使。新唐書沙陀傳云：收京師功第一，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隴西郡公。未幾，以克用領河東節度。所載官爵與薛史詳略互異。又，武皇領河東，薛史作七月，舊唐書作五月，通鑑從薛史。

是時，武皇既收長安，軍勢甚雄，諸侯之師皆畏之。武皇一日微眇，故其時號爲「獨眼龍」。是月，武皇仗節赴鎮，遣使報鄭從讜，請治裝歸朝。武皇次於郊外，因往赴鴈門寧觀獻祖。八月，自鴈門赴鎮河東，時年二十有八。案舊唐書：八月，李克用赴鎮太原，制以前振武節度、檢校司空兼單于都護、御史大夫李國昌爲檢校司徒、代州刺史、鴈門以北行營節度、蔚朔等州觀察使。薛史作七月仗節赴鎮，八月赴鎮河東。蓋七月始離京師，八月乃歸河東也。通鑑統繫於七月，似未詳考。十一月，平潞州，表其弟克修爲昭義節度使。案通鑑，克用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在四年八月，與薛史異。潞帥孟方立退保於邢州。

十二月，許帥田從異、汴帥朱溫、徐帥時溥、陳州刺史趙犇各遣使來告，以巢、蔡合從，

凶鋒尙熾，請武皇共力討賊。

中和四年春，武皇率蕃漢之師五萬，自澤、潞將下天井關，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，乃屯兵於萬善。數日，移軍自河中南渡，趨汝、洛。案舊唐書：四年二月，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將出師援陳、許，河陽節度使諸葛爽以兵屯澤州拒之。三月甲戌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渡，東下洛陽。通鑑統作二月，似未詳

考。四月，武皇合徐、汴之師破尙讓於太康，斬獲萬計，進攻賊於西華，賊將黃鄴棄營而遁。是夜大雨，巢營中驚亂，乃棄西華之壘，退營陳州北故陽里。五月癸亥，大雨震電，平地水深數尺，賊營爲水所漂而潰。戊辰，武皇引軍營於中牟，大破賊於王滿渡。庚午，巢賊大至，濟汴而北。是夜復大雨，賊黨驚潰。武皇營於鄭州，賊衆分寇汴境。武皇渡汴，遇賊將渡而南，半濟擊之，大敗之，臨陣斬賊將李周、王濟安、陽景彪等。陽景彪，原本作「易景彪」，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及通鑑註俱作陽景彪，今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是夜，賊大敗，殘衆保於胙縣、冤句。大軍躡之，黃巢乃攜妻子兄弟千餘人東走，武皇追賊至於曹州。

是月，班師過汴，汴帥迎勞於封禪寺，請武皇休於府第，乃以從官三百人及監軍使陳景思館於上源驛。是夜，張樂陳宴席，汴帥自佐饗，出珍幣侑勸。武皇酒酣，戲諸侍妓，與汴帥握手，敍破賊事以爲樂。汴帥素忌武皇，案：梁紀作克用乘醉任氣，帝不平之。通鑑從梁紀。今考新唐書沙陀傳，亦作全忠忌克用桀邁難制，與唐紀合。蓋全忠之攻上源驛，實忌其威名而欲害之，非徒以其乘醉任氣也。宜

從唐紀。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，彥洪於巷陌連車樹柵，以扼奔竄之路。時武皇之從官皆醉，俄而伏兵竊發，來攻傳舍。武皇方大醉，譟聲動地，從官十餘人捍賊。侍人郭景銖滅燭扶武皇，以茵幕裹之，匿於牀下，以水洒面，徐曰：「汴帥謀害司空！」武皇方張目而起，引弓抗賊。有頃，烟火四合，復大雨震電，武皇得從者薛鐵山、賀回鶻等數人而去。雨水如澍，不辨人物，隨電光登尉氏門，縋城而出，得還本營。監軍陳景思、大將史敬思並遇害。武皇既還營，與劉夫人相向慟哭。詰旦，欲勒軍攻汴，夫人曰：「司空比爲國家討賊，赴東諸侯之急，雖汴人謀害，自有朝廷論列。若反戈攻城，則曲在我也，人得以爲辭。」乃收軍而去，馳檄於汴帥。汴帥報曰：「竊發之夜，非僕本心，是朝廷遣天使與牙將楊彥洪同謀也。」武皇自武牢關西趨蒲、陝而旋。秋七月，至太原。武皇自以累立大功，爲汴帥怨圖，陷沒諸將，乃上章申理。及武皇表至，朝廷大恐，遣內臣宣諭，尋加守太傅、同平章事、隴西郡王。

光啓元年三月，幽州李可舉、鎮州王景崇

案：新唐書沙陀傳作王景崇，與薛史同；舊唐書作王鎔，與

薛史異。考藩鎮傳，景崇以中和一年卒，子鎔繼立。是光啓初寇定州者當爲王鎔，非景崇也。通鑑從舊唐書。連兵寇

定州，節度使王處存求援於武皇，武皇遣大將康君立、安老、薛可、安老、薛可，原本作「安考薛丁」，今從冊府元龜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郭嘏率兵赴之。五月，鎮人攻無極，武皇親領兵救之。案曲陽

天安廟李克用題名碑云：李克用以幽、鎮侵擾中山，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親來救援，時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也。至三月

十七日，以幽州請就和斷，遂却班師。考舊唐書，中和五年三月丙辰朔，丁卯，駕至京師。己巳，御宣正殿，大赦改元。是三月之十四日已改光啓，曲陽去京師遠，故未知耳。又，克用親援處存，與通鑑遣將康君立異。今考薛史，武皇先遣康君立等，與通鑑合，繼乃親領兵救之，與題名碑合。惟薛史作五月，碑作三月，微有互異耳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鎮人退保新城，武皇攻之，斬首萬餘級，獲馬千匹。王處存亦敗燕軍於易州。

十一月，河中王重榮遣使來乞師，且言邠州朱玫、鳳翔李昌符將加兵於己。初，武皇與汴人構怨，前後八表，請削奪汴帥官爵，自以本軍進討。天子累遣內臣楊復恭宣旨，令且全大體，武皇不時奉詔，天子頗右汴帥。時觀軍容使田令孜君側擅權，惡王重榮與武皇膠固，將離其勢，乃移重榮於定州。案歐陽史作徙重榮于兗州。考新唐書王重榮傳亦云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，與

薛史異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重榮告於武皇，武皇上章言：「李符、朱玫挾邪忌正，案：歐陽史作李昌符，蓋唐實錄避獻祖諱，故去「昌」字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黨庇朱溫。臣已點檢蕃漢軍五萬，取來年渡河，先斬

朱玫、李昌符，然後平盪朱溫。」案新唐書王重榮傳：詔克用將兵援河中，重榮貽克用書，且言：「奉密詔，須公到，使我圖公，此令孜、朱全忠、朱玫之惑上也。」因示偽詔，克用方與全忠有隙，信之，請討全忠及玫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天

子覽表，遣使譬喻百端，輒傳相望。既而朱玫引邠、鳳之師攻河中，王重榮出師拒戰。朱玫軍於沙苑，沙苑，原本作「河苑」，今從通鑑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對壘月餘。十二月，武皇引軍渡河，與朱玫決戰，玫大敗，收軍夜遁，入于京師。時京城大駭，天子幸鳳翔，武皇退軍於河中。

光啓二年正月，僖宗駐蹕於寶雞，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，請車駕還京，且言大軍止誅凶黨。時田令孜請僖宗南幸興元，武皇遂班師。朱玫於鳳翔立嗣襄王煚爲帝，以僞詔賜武皇，武皇燔之，械其使，馳檄諸方鎮，遣使奉表於行在〔九〕。案舊唐書僖宗紀：楊復恭兄弟於河中、太原有破賊連衡之舊，乃奏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宣諭，達復恭之旨。王重榮、李克用欣然聽命，尋遣使貢奉，獻縑十萬匹，願殺朱玫自贖。是克用之奉僖宗，因詔使宣諭而改圖也。與薛史異。新唐書沙陀傳云：僞詔至太原，克用燔之，執其使，間道奉表興元，與薛史同。歐陽史從舊唐書，通鑑從薛史。

九月，武皇遣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討孟方立於邢州，大敗方立之衆於焦崗，斬首數千級。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，以撫其降人。十月，進攻邢州，邢人出戰，又敗之。孟方立求援於鎮州，鎮人出兵三萬以援方立。克修班師。

光啓三年六月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殺，武皇表重榮兄重盈爲帥。七月，武皇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。時張全義自河陽據澤州，及李罕之收復河陽，召全義令守洛陽，全義乃棄澤州而去，故以金俊守之。

文德元年二月，僖宗自興元還京。三月，僖宗崩，昭宗卽位，以武皇爲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、兼侍中、隴西郡王，食邑七千戶，食實封二百戶。河南尹張全義潛兵夜襲李罕之於河陽，城陷，舉族爲全義所擄，罕之踰垣獲免，來歸於武皇。遣李存孝、薛阿檀、史儼兒、

安金俊、安休休將七千騎送罕之至河陽。汴將丁會、牛存節、葛從周將兵赴援，牛存節，原本脫「節」字，今據通鑑增入。（影庫本粘籤）李存孝率精騎逆戰於溫縣。汴人既扼太行之路，存孝殿軍而退。騎將安休休以戰不利，奔於蔡。武皇以罕之爲澤州刺史，遙領河陽節度使。

十月，邢州孟方立遣大將奚忠信將兵三萬寇遼州，武皇大破之，斬首萬級，生擒奚忠信。

龍紀元年五月，遣李罕之、李存孝攻邢州。六月，下磁州。邢將馬漑率兵數萬來拒戰，罕之敗之於琉璃陂，生擒馬漑，徇於城下。孟方立恚恨，飲酖而死。三軍立其姪遷爲留後。案：舊唐書昭宗紀、歐陽史莊宗紀，皆以孟遷爲方立之弟，新唐書孟方立傳作方立之子，薛史武皇紀又作方立之姪，未詳孰是。

使求援於汴。汴將王虔裕率精甲數百入於邢州，罕之等班師。

大順元年，遣李存孝攻邢州，孟遷以邢、洛、磁三州降，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。武皇徙孟遷於太原，以安金俊爲邢洛團練使。

三月，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卒，以李克恭爲潞州節度使。是月，武皇攻雲州，拔其東城。赫連鐸求援於燕，燕帥李匡威將兵三萬以赴之，戰於城下，燕軍大敗。時徐州時溥爲汴軍所攻，遣使來求援，武皇命石君和由兗、鄆以赴之。

五月，潞州軍亂，殺節度使李克恭，州人推牙將安居受爲留後，南結汴將。時潞之小將

馮霸擁叛徒三千騎駐於沁水，居受使人召之，馮霸不至。居受懼，出奔至長子，「長子」，原本作「長千」，今從通鑑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爲村胥所殺，傳首於霸，霸遂入潞州，自爲留後。武皇遣大將康君立、李存孝等攻之，汴將朱崇節、葛從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。是時，幽州李匡威、雲州赫連鐸與汴帥協謀，連上表請加兵於太原，宰相張濬、孔緯贊成其事。六月，天子削奪武皇官爵，案：新唐書作五月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以張濬爲招討使，案：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，張濬傳作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，歐陽史作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以京兆尹孫揆爲副，華州韓建爲行營都虞候，案：歐陽史作韓建爲副使，新唐書張濬傳作韓建爲供軍使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以汴帥爲河東南面招討使，幽州李匡威爲河東北面招討使，雲州赫連鐸爲副。汴將朱友裕將兵屯晉絳，時汴軍已據潞州，又遣大將李讜等率軍數萬，急攻澤州，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將三千騎以援之。汴將鄧季筠以一軍犯陣，存孝追擊，擒其都將十數人，獲馬千餘匹。是夜，李讜收軍而退，大軍掩擊至馬牢關，斬首萬餘級，追襲至懷州而還。存孝復引軍攻潞州。

八月，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。

案：新唐書作七月戊申，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。

通鑑從薛史

作八月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

初，朝廷授揆節鉞，以本軍取刀黃嶺路赴任，

刀黃嶺，原本作「力黃嶺」，今從

新、舊唐書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

存孝偵知之，引騎三百伏于長子縣崖谷間。

揆建牙持節，褒衣大

蓋，擁衆而行，存孝突出谷口，遂擒揆及中使韓歸範，并將校五百人。存孝械揆等，以組

練繫之，環于潞州，遂獻于武皇。武皇謂揆曰：「公縉紳之士，安言徐步可至達官，何用如是！」揆無以對，令繫於晉陽獄。武皇將用爲副使，使人誘之，揆言不遜，遂殺之。

九月，汴將葛從周棄潞州而遁，武皇以康君立爲潞州節度使，以李存孝爲汾州刺史。十月，張濬之師入晉州，遊軍至汾、隰。武皇遣薛鐵山、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，營於洪洞，遣李存孝將兵五千，營於趙城。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，存孝追擊，直壓晉州西門，張濬之師出戰，爲存孝所敗，案：新唐書昭帝紀作十一月，張濬及李克用戰于陰地，敗績。歐陽史亦作十一月，與薛史先後互異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自是閉壁不出。存孝引軍攻絳州。絳州，原本作「鋒州」，今從通鑑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十二月，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奔，韓建、張濬由含山路遁去。

大順二年春正月，武皇上章申理，其略曰：「臣今身無官爵，名是罪人，不敢歸陛下藩方，且欲於河中寄寓，進退行止，伏候聖裁。」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。案歐陽史：二月，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、隴西郡王，加檢校太師、兼中書令。（舊五代史考異）是月，魏博爲汴將葛從周所寇，節度使羅弘信遣使來求援，武皇出師以赴之。

三月，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，奔青州。天子以知建爲神武統軍，自棣州泝河歸朝。鄆州朱瑄邀斬於河上，傳首晉陽。以李存孝爲邢州節度使。

四月，武皇大舉兵討赫連鐸於雲州，遣騎將薛阿檀率前軍以進攻，武皇設伏兵於御河

之上，大破之，因塹守其城。七月，武皇進軍柳會，赫連鐸力屈食盡，奔於吐渾部，遂歸幽州，雲州平。武皇表石善友爲大同軍防禦使。

邢州節度使李存孝以鎮州王鎔託附汴人，謀亂河朔，北連燕寇，請乘雲、代之捷，平定燕、趙，武皇然之。八月，大蒐於晉陽，遂南巡澤、潞，略地懷、孟，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，趙克裕，原本作「免裕」，今從薛史梁書改正。（影庫本粘籤）請修隣好。九月，蒐於邢州。十月，李存孝董前軍攻臨城，鎮人五萬營於臨城西北龍尾崗，武皇令李存審、李存賢以步軍攻之，鎮人大敗，殺獲萬計，拔臨城，進攻元氏。幽州李匡威以步騎五萬營於鄆邑，以援鎮州，武皇分兵大掠，旋軍邢州。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五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廟號獻祖 「廟」字原無，據殿本補。

〔二〕程懷素 本書卷五五康君立傳、通鑑卷二五三考異引薛史作程懷信。

〔三〕新唐書僖宗紀 「僖」原作「懿」，據新唐書卷九僖宗紀改。

〔四〕通鑑從新唐書 據通鑑卷二五三考異，通鑑所從爲唐末三朝見聞錄，非新唐書。

〔五〕將上黨太原之師 「上黨」二字原無，據通鑑卷二五三考異引薛史、冊府卷七補。